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省山蘇軾文十

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狀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職辭久淹未遷狀

論蘇文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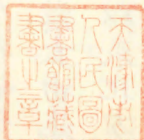
論浙西災對策一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狀

魯山蘇軾文十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蘇軾文十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

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

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

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

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

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

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

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

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

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

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

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

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謹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鉅竭則壘恥，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二

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強剗民財者法如何曰亂之漸也殺無赦緩之致亂被殺者必多折其萌芽是殺以止殺也仁也因饑而成盜所盜不過斛米斛麥而聚衆每百十人則盡殺之乎曰是所為沒其文於法而經生得以引經斷之者也不盜則飢死盜則法死法不加於待死之飢民也明矣且有任其咎者天災流行何國茂有吏蚤上聞而為之備不飢飢而有備救之得其法仍不飢至於飢而吏之罪大矣尚不焦頭爛額以出之於水火致使羣聚以劫乎羣聚以劫猶不亟翦其渠魁以散其勢而使之延劫乎是故救死之盜可貸致盜之吏可誅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三

土於其去也... 災... 順... 天... 小... 志... 無...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邱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

石販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
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
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
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
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
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
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
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五

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
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
於今日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
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
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
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
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
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
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

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
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
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
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
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
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
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
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海底，父子聚哭，以
船筏撈撻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稔且以喂牛。正使自今兩

御選唐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六

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
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
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
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
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
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
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
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
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

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陛下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七

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糴救飢，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朱子嘗曰：救荒之術在備之未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

策至哉言也後世司牧斯民者哀鴻遍野尚欲壅於上聞
能如軾之未雨綢繆慍怛忠愛為民請命乎此則文之醇
乎醇而可為世法者佳文豈在聲調格律之工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八



平朝西河高郵新舊詩文是古樂府詩經之工
詩賦雖多未雨綢繆慍怛忠愛為民請命乎此則文之醇
東至黃言必聲世臣林漢月亦東賦與搜幽海壑終之聞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積欠狀

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為篋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敕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

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積欠狀

十

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

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
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
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
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
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
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入戶
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
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
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積欠狀

十一

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
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
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
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
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
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
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
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
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

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宋自青苗市易等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一二十年間溥天之下莫不入於湯火矣觀軾此狀歷歷可覩可為流涕王安石之罪信上通於天也古者農自農而商自商非惟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七

蘇軾
論積欠狀

十一

正之供官府勿與交財賄焉子產之語載在春秋匪特立政之體宜爾也蓋市道必不可行於官與民夫細民之競利在錐刀之末賴積微以成鉅弗躬弗親往往乾沒今官一而民萬其必不可以躬親也明矣非胥徒是任其奚任出納既由胥徒則民之所靡十已七八而官之所入尚無二三此必然之理也久之則皆成積欠既成積欠則官物唐捐而民為子孫之累唯胥徒不耕而穫之利永遠不荒耳是故官莊田地官本貿易在官無異舉貨棄之於地而民已不勝其擾均非善政又况放債舉息乎王安石推而

行之徧天下宜乎舉太真仁英百餘年休養生息之業一
旦風卷烟湯沃雪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積欠狀

三



且風卷烟湯沃雪也
蘇軾
論積欠狀

夫至論綱稍欠折利害狀天下之大弊所以此味天而矣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狀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十四

至咸通末有杜御史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剝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胎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

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

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絕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七

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千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

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
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
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
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
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斛若不受賂
必無寬剝斛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
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
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
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
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
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
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
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
伺候顯有違碍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
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
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
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
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

御選唐宗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六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太雷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許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大慈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歎煩鑣通津門准此而舟百且關東南賦稅所資至重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立勸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懲罰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

不煩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貌稅錢事理。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領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論綱梢久折利害狀

十九

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

蘇軾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

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

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

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

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

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三

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

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

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

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

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

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嘗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

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以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三

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
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
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
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
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
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
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三

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施默觀
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
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
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
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
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
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
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

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按本傳云。哲宗八年。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端明殿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嘗觀宣仁后臨朝。盡革神宗時弊。政千古稱女中堯舜。而當時。檢壬小人。挾子不當。改父之政之說。以煽動哲宗。其時諸賢亦止。以宣仁所定為母。改子非哲宗子。改父為辭。而未能究極其理也。如子不可改父。則宣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三

仁臨朝。雖曰母改子。而哲宗嗣服。究是子改父。無異掩耳盜鈴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熙寧大臣動稱紹述。用孔曾斯語。以為據依。而不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所為侮聖人之言也。夫道也者。猶路也。九達之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可之焉。然而父自東者。子三年不敢自西。不忘親也。孟獻子之臣。當無壬人矣。孟獻子之政。當無秕政矣。孟莊子當日。豈無為之臣者。孟莊子為政。豈無別出之見。可措諸施行者。然孟莊子唯父之舊。臣是用唯父之舊。政

是循不忘親也故曰是難能也凡若此者皆父之所為合於道道在兩可必從其父之所可於天下無所損益也而有餘孝焉聖賢所深許也若其獲罪於天與民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人皆知其非道而曰父之道也改必待三年曰父之臣也將卒用之以行父之政則易不當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矣父在猶有幾諫之文諍子之義父沒則其哀痛迫切以速蓋其愆者當何如而曰吾將紹述焉是揚父之惡而世濟其凶也乃曰孔曾有明訓豈非侮孔曾之言哉孔子繫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夫人之所以為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七

蘇軾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五

人以有父子之親也而所以有父子之親者亦以其為人者也者性為之非欲為之也雖桀紂之惡桀紂之欲也非其性也桀紂既死則其欲堙滅而無存矣其性則死而不亡使武庚祿父能幹其蠱反其政而安天下之民亦不得不謂之意承考蓋謂桀紂之性惡不得也則謂桀紂之無此意亦不得也況乎宋神宗者實有振厲奮發追踪前古之意特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為羣小之所愚以致於敗晚乃悔之而氣拘物蔽吝於改過不能自克原其本意豈欲民生之流離軍旅之敗沒哉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

眉山蘇軾文十一

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乞郡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八

蘇軾

乞減降子

乞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降子

眉山蘇軾文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

蘇軾眉山蘇軾文十一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

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

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

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

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

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八

蘇軾 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

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氏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

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

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

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

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

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

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

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

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

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御選唐文醇

卷四八

蘇軾

劄子

焚淫書劄子及修河事繼監臨義舉

二

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寃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致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

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

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

御選唐宋文醇

卷罕八

蘇軾

劄子

送發論管高郵徐河事繼歐陽修劄子

三

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掃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

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後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後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椿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八

蘇軾

劉子

述後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送歐陽修議劄子

四一

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設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

齊書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

蘇軾

乞郡劄子

六

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

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

御選唐宋文醇

卷早八

蘇軾

劄子

七

乞郡劄子

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讎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

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劉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

蘇軾
乞郡劄子

劄子

八

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

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八

蘇軾
乞郡劄子

劄子

九

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三人因言臣指劄子罪狀，蘇軾曰：昔以謫職為文，劉克莊跋此卷，奏稿曰：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百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天革、老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與壯而後可以杜外邪，眾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前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

御選唐宋文粹

卷罕八

蘇軾

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二

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與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

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賊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咄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八

蘇軾

劄子

論邊將隱匿數寇司體量不實劄子

三

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上下交則為泰。是故隔絕欺蔽。最為亂階。上下所以隔絕者。中有欺蔽之臣也。事無巨細。未有欺蔽而不為害者。若夫盜賊殺掠。戰陣勝負。乃國命所繫。其為害尤大。而欺蔽尤易生。其為欺蔽尤易行。何也。事干封疆。大小官吏。必交

頂抵蹠以救其死不使上聞其謀之者衆也內外之間大臣必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場之者固也是以欺蔽易生戰陣之事必在倉卒之間白刃所接如電光石火過則無形唯憑口說耳身在陣中者猶且言人人殊豈有籍之可稽圖之可指哉是以欺蔽易行以易行之事遇力行之衆則以敗為功以功為敗以民為賊以賊為民五色倉黃莫可究詰矣甚者全軍覆沒連城失守而捷書日至然而當處被難之民無不知之者也於是千載而下傳之為笑志士仁人聞之而涕矣地處邊徼益難周知民雖能言

御選唐宋文醇

卷早八

蘇軾

劉子

論邊將隱匿敗憲司體量不實劉子

十三

上下隔絕不能自訴勢窮死迫化為盜賊馴而致之何所不有吁足畏也軾之惓惓憂國而不能自己歎息痛恨於邊將提刑之失其人而必欲聞於上也豈好異於衆哉

其官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去並自西出五卷八報錄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八

蘇軾 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來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

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

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

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

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

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

蘇軾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

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

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

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

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

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駢儷之體。而與古為化者。此文與韓愈代裴度讓官表為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八

蘇軾 劉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劉子

七

甲觀矣。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肯哉。言乎為君者。知此不憂無臣。為臣者。知此不憂無友矣。竊意是職。對不置。坐開。岐。良贊。而。又。莫。然。於。岐。與。贊。言。今。多。赫。英。寶。崇。席。之。靈。難。因。事。必。須。其。奏。給。辭。賦。殊。五。難。山。嶽。之。崇。不。難。以。一。二。而。蘇。軾。岐。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煙。中。與。魯。智。不。論。自。許。神。莫。若。武。頭。肯。贊。夫。六。經。三。史。皆。恩。林。之。覺。限。戴。文。高。之。天。息。駿。昧。新。嘉。蓋。五。機。陳。茶。重。以。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眉山蘇軾文十二

祭文 碑

祭歐陽文忠公文

表忠觀碑

宸奎閣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九

蘇軾

歐陽文忠公廟碑

宸奎閣碑

表忠觀碑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文 碑

眉山蘇軾文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哭其味如

蘇而眉山蘇軾文十二 以對

祭歐陽文忠公文 六年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

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

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此朝廷無

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

御選唐宋文醇

卷早九

蘇軾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

逝則變怪雜出舞鰭鱣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
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
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
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
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
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
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大兵攻景以迎周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表忠觀碑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
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
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
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
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
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
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

御選唐文醇

卷四九

蘇軾
表忠觀碑

四

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
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苔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
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
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
粵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
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與柳宗元孝門銘同一體格

徐度曰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竒矣。客大慙。

王世貞曰表忠碑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似臨池老筆。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表忠觀碑

五

然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而王爵崇奉。造於大明燭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之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知無有足多者。五代史國歐陽氏頽筆未盡微也。

歸山三刻。觀其神聖。祖孫。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與柳宗元孝門銘同一體格。徐度曰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竒矣。客大慙。王世貞曰表忠碑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似臨池老筆。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
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
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
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
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
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
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
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

御選唐本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宸奎閣碑

六

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
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
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
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
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
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
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
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
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

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璉工詩。冷齋夜話載其住東京淨因院乞還山林詩。特清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宸奎閣碑

七

俊王安石嘗以其詩示歐陽修。修戲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曰。何謂。曰。此中無一點菜氣。障以蠶其蘇。有王自去。軒軒並行。不昧。醫。對。公。對。醉。枯。港。預。其。夫。郵。將。與。前。巖。巖。寸。皇。歸。合。自。然。林。默。靜。豈。非。有。神。翰。翰。並。入。豈。豈。豈。非。去。對。香。體。奏。土。真。熾。久。之。豈。曰。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瀛。檢。孟。軻。性。對。香。楚。之。曰。吾。去。以。衆。也。亦。以。天。機。會。此。檢。一。入。而。已。豈。難。以。出。世。去。氣。入。而。林。軒。蕭。甚。王。嘗。觀。以。誰。殊。貧。而。代。豈。之。日。天。不。體。寸。焉。此。汝。餘。靜。靜。以。去。香。古。今。四。十。二。年。未。嘗。戴。真。削。髮。以。崇。對。香。體。千。夫。茶。質。未。嘗。亦。汝。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九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九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九

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入學鼓篋。思賢如渴。入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

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
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
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祭荔丹與蕉
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
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王世貞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格論層見
疊出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
意者其關係世道亦大矣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
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
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祭荔丹與蕉
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張書麟。御選唐宋文醇。卷四九。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碑。十。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元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九

蘇軾 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十一

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
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
止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
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
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
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

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

御選唐宋文粹

卷四九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三

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避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十四

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

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
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
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
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鼉村上以御
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
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
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
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
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五

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
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
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
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
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
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
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
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
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

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於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平燕。詠半之。公。限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

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九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六

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刻其于。燕。草。賦。嘗曰。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五大者。富弼。同。馮光。趙抃。范鎮。張方。平地。未及。以。劉。夫。童。而。誦。高。朱。子。曰。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畧。然。其。乎。生。大。致。不。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

眉山蘇軾文十三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一

富公神道碑

碑

眉山蘇軾文十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
蘇軾文十三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一

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

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

御選唐宗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二

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

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勢聚。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三

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四

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

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

御選唐宋文粹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五

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具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

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六

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

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七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

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八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九

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

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
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
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悞國。
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
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
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
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
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
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

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
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
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
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
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
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
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
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於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一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
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
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
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
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
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
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三

止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
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
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
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
國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
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晷
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三

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四

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

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
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
廷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
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
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
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
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
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

御選唐文粹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五

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
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
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
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
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
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
則交結構扇于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得勝必遂肆毒
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
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

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盥。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廷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六

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

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昇爾鑪錘。

御選唐宇文醇

卷五十一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十七

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人。矧彼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

維人百度維貞。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徐度曰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和議。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五十

蘇軾
富鄭公神道碑

六

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蘇軾撰富鄭公神道碑。其末句云。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蘇軾撰富鄭公神道碑。其末句云。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蘇軾撰富鄭公神道碑。其末句云。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

